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
第二十四回 蔣玉函警返茜香羅 馮紫英芹獻鮫綃帳

話說寶玉、襲人二人的魂魄正在薄命司敘說舊情，忽被晴雯的魂魄當頭一喝，二人俱各吃一大驚。襲人一抬頭，見是晴雯，羞得無地自容，便欲走避，寶玉忙一把拉住，又一把拉住了晴雯，笑道：「你又作什麼來了？」晴雯笑道：「我是奉二位奶奶之命，特特的捉拿逃犯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是多早晚兒到的，我們怎麼總沒瞧見你呢？」

晴雯道：「就是蔣奶奶給你撒嬌兒的那個時候，我就到了的。你的兩隻眼睛單照應蔣奶奶還照應不過來，那裡還有工夫瞧見我呢。」寶玉笑道：「罷喲，你再別這樣說了。你們姊妹倆當日也就很相好來著，況且一二年都沒見面兒，見了很該親熱才是，又說上這些沒要緊兒的話做什麼呢？」晴雯道：「你可問你們那個蔣奶奶嗎，你為什麼不說：我們那個晴雯妹子，我有一二年沒見他，我心裡怪想他的。這也是一句有人心的話罷。」

為什麼一張口就說我的嘴和刀子一樣，是我在背後地裡殺過誰嗎？太太當日罵我，說我如妖精狐狸似的，恐怕把二爺引誘壞了。這不是，咱們三人都在這裡呢，你只教他當著薄命司的菩薩給去起個誓，看是那個沒臉的蹄子，開天闢地把二爺引誘壞了的。把他就正經的喲，成日家狐媚魔道的，把太太詭弄轉了，情願把自己的月錢，分出二兩銀子來給他，好個吃二兩銀子的人兒。俗語兒說的好，『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』。既怕我的嘴和刀子一樣，當日就不該嫁人。那怕老爺、太太不依呢，一頭撞死在太湖石上，同我們一塊兒到這裡來，到底也落個乾淨的名兒。這會子回了生，除了二位奶奶，誰還敢搶你的先兒呢。那會子可怕死，這會子聽見二爺回來了，可又浪的上上弔了。我問你，你這一死，就算總沒跟著琪官睡過的了！咦，蔣奶奶，你到底也說句話兒呀，怎麼只是拿手帕子握著臉，難道這會子還裝新媳婦兒害羞不成麼？」

寶玉聽了著了急，忙將晴雯攬在懷內，央告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再別說了，你給我留點臉兒罷，怎麼盡自只是叫蔣奶奶呢。」

晴雯見寶玉著了急，又故意的笑道：「他家現姓蔣，可教我稱呼他個什麼兒呢。要說教我稱呼他寶二奶奶，這可又太夠不著的呢。連我也不敢做如此的妄想，何況她呢？」說著，又望著襲人嘻嘻的笑，鬧的寶玉沒了法兒，只得又將襲人攬在懷內，笑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再不用哭了。你們兩人素日原是相好，彼此玩慣了的。這是他和你噉著玩兒呢，你怎麼就認起真來了？」

襲人聽了，越發握著臉大哭起來。

晴雯見了，便擠了過來，挨著襲人坐下，把他的頭攬在懷內，將臉上握的手帕子拉了下來，笑道：「噯喲，怪道二爺見了捨不得呢，原來模樣兒越發比先出息的俊了。你瞧瞧，臉兒越發白了，眉毛兒越發彎了，眼睛兒越發水冷冷兒的了，嘴兒越發小了。噯，我的姐姐，咱們倆人一二年沒見的了，也該親熱親熱。」說著，便將自己的臉偎在襲人的臉上，嘴也偎在襲人的嘴上，恆的襲人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只得罵道：「涎臉的小蹄子，我知道我今兒要死在你手裡呢。」晴雯又故意的笑著用手帕子擦嘴，道：「噯喲喲，了不得了。我只顧和姐姐親熱，竟忘了姐姐的嘴是和蔣家姐夫親熱過的，二爺你可別計較我冒失了。」急的寶玉跺腳道：「人家哭成這個樣兒，怎麼你越說越來了呢。」

襲人發恨道：「我的小娘，我的小姐太太，我真可怕了你了。背後地裡沒外人的時候，任憑你怎麼糟蹋我，我都情願受你的。只要你當著人給我留點小兒，我就沾了你個大恩了。」

晴雯笑道：「這也很容易。罷了，你又開腿，讓我摸一摸，要還是當日的原樣兒，我就當著人再不說你什麼了。」襲人聽了，「呸」的啐了他一口，招了寶玉哈哈大笑起來。

正然說笑時，忽見外面進來了一人人，問道：「什麼人在這裡混笑？仙姑命我拿你們來了。」眾人吃了一驚。仔細一看，不是別人。正是妙玉。寶玉等見了，連忙站了起來，一齊問好。

妙姑答禮畢，笑道：「寶二爺，你本是讀書明禮的人，此乃天仙福地，你們如今乃是下界的凡人，並不先來通知，擅自私行出入，這也不成個道理。」寶玉未及回答，晴雯先笑道：「我們也是看了仙姑的冊頁來的，並非私行出入。可見你這如今不是我們家的人了，怎麼說出這樣生分話來了呢。」妙姑：「並不是我說話生分，你們既然來找仙姑，怎麼不先到仙姑處求見，為何私來此地偷翻冊子。倘被日遊神查出，奏聞了上帝，取罪不小。你那裡知道利害，你們還不快跟了我來呢。」

寶玉等三人聽了，一齊都隨了妙姑來至警幻的前殿。早見警幻春風滿面的走了出來，笑道：「寶公，你又作什麼來了？」

寶玉道：「弟子凡愚，又有一段情緣，求仙姑慈悲成就。」警幻笑道：「我竟成了你的一個總撮合山了，你該怎麼謝我才是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高厚難酬，惟有朝夕焚香，虔誠叩拜而已。」

晴雯、襲人二人也過來拜見了警幻，分賓主坐定。襲人向警幻流淚道：「弟子下界凡愚，願求仙姑收留門下，跟隨妙師父焚修，懺解終身的夙孽。」警幻笑道：「賢妹，你莫要灰心。大凡婦女生於世間，貞淫邪正，都有個一定之數，非人力所能勉強。你難道方才沒看見，你那副冊頁上寫的還不明白麼？」襲人又向寶玉流淚道：「二爺，你舍了我罷，實在我也沒臉兒回家見人了。你讓我跟著妙師父做個徒弟罷！」寶玉未及回答，晴雯笑道：「罷喲！姐姐，你不用撇清了，我勸你老著臉兒回去罷。這有裡二位奶奶已經和太太商量妥當了，你哥哥這會子為你正和琪官打官司呢。早上奶奶們打發焙茗去告訴你哥哥，教把你的屍首領回家去，兩下裡遞了和息。將來就說，給奶奶們買丫頭。只瞞著老爺一個人兒，拿轎子把你原舊抬回家去，就完了一天的大事了。」妙姑聽了，笑道：「襲姑娘，你也不要太膠柱鼓瑟了。你聽晴姑娘說的這樣直捷痛快，你竟依了他罷，你們都是些有福的人，所以上天才有這些栽培。像我這樣沒福的人，只好在這裡苦志修行罷了！」說的襲人低下頭去，這才不言語了。

寶玉向妙姑笑道：「妙師父，你是自己不要享福罷了。你如果願意享福，咱們立刻就享起福來，何難之有。」妙姑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秋水盈盈，怒目而視。嚇得寶玉伸出舌來，半晌收不回去。警幻笑道：「你們不用饒舌了。徒弟們，取仙酒、仙丹來，每人奉敬你們一杯，趁早兒打發你們回去才是，免得你們家裡懸心。若由寶玉公的性兒，巴不得連我也下凡去享福，才是他心裡的事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只見仙女送上仙丹、仙酒來，警幻每人手奉了一杯，各將丹藥送下。警幻、妙玉又問了會子黛玉、迎春、鳳姐、香菱諸人回生的光景，便催他們起身回去。寶玉等尚戀戀不捨，只得灑淚而別。警幻、妙姑都送至牌坊那邊，囑咐道：「你們此後想來逛逛時，只管在我給鸞卿的那副冊頁上查看，自有妙用。」

寶玉等聽了，尚欲請問，只聽警幻口中唸唸有詞，喝聲「起去！」他三人便覺足不沾地，隨風而飄。

剛出了太虛境外，但見天光慘淡。忽見前面來了兩個人，仔細看時，卻是秦鍾和智能兒。寶玉見了，忙問道：「你們倆人從那裡來的？」秦鍾道：「早上林姑娘差焙茗到廟裡焚化了稟啟，姑老爺差我們倆人先到地府去投文，又怕二叔和兩位姐姐又到地府去，所以又教我們投了文從太虛路上迎了來了。」

寶玉聽了，不勝大喜。忙道：「你們夫婦兩個來的很好，就煩你們二位將襲人姐姐的魂，送到他哥哥花自芳家去。」襲人聽了，便和寶玉灑淚分手，跟了秦鍾、智能兒分路而去。這裡寶玉拉了晴雯的手，緩緩而歸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寶釵、黛玉二人正在窗前對奕，忽見玉釧兒走來，告訴道：「太太請二位奶奶說話。」釵、黛二人聽了，只得要去，忙喚出金釧兒、紫鵲、鶯兒來囑咐道：「你們三人就在這裡小心看著，不許胡吵亂鬧，不許閒雜人進來。大約不過再兩個時辰，也就該還得魂了。」說畢，雙雙的隨了玉釧兒去了。這裡鶯兒、紫鵲二人坐在窗下下起棋來。

金釧兒瞅了個空兒，悄悄的揭開帳簾一看，只見寶玉、晴雯二人爛睡沉酣，推之不動，就和死人一般。忽然心生一計，忙走到鶯兒、紫鵲跟前，笑道：「姐姐們，你們瞧，前兒晚上，二爺到咱們屋裡的時候，晴雯這個蹄子，把咱們三人擺佈了一個倒地兒，

我想咱們今兒也報他個仇兒解解恨，也是好的。」

鶯兒笑道：「你有什麼報仇的法兒，你且說說。」金釧兒笑道：

「我想趁著奶奶們不在這裡，咱們把二爺和晴雯的衣裳都替他們脫的乾乾淨淨，蓋上一牀被窩，枕上一個枕頭，再把他們的衣裳都藏過。過會子他們還了魂，摸不著衣裳，乾急不能起來，咱們大家瞧著笑一陣子，這不報了仇了麼？」紫鵑聽了，忙道：

「快別胡鬧，倘或二爺還了魂不依了呢？」金釧兒笑道：「噯喲！二爺還有什麼不依的呢，只怕怪樂罷了。」紫鵑又道：「二位奶奶要不依了呢？」金釧兒道：「我想二位奶奶也沒什麼不依的。就算他們不依了，不過是罵兩句子，還怕罵掉了誰的翎毛兒麼？」紫鵑道：「怪冷的天氣，二爺受了涼，可不是玩的。」金釧兒道：「罷喲，姐姐，你也太小心了。你就記不得那一天晚上，那麼樣冷的天氣，二爺精光的鬧了半夜，怎麼也沒有涼著呢。他這如今是在大荒山得了道的身子，你還當是從前的二爺麼！」

此時，鶯兒早已心活了，便不由紫鵑做主，乃和金釧兒二人輕輕的揭起帳簾，先打開了被窩，安好了枕頭，然後嘻嘻的笑着，將他二人一個一個的抱了起來，將上下的衣服，一件一件的脫剝乾淨，重新放到，枕上一個枕頭，蓋上一牀錦被，臉對著臉兒，安置停妥，仍舊放下帳簾。紫鵑在旁看的也笑了。

又怕天氣嚴寒，火盆裡多多的添起炭來。

剛收拾完畢，只見寶釵、黛玉從外邊走了進來。三人見了，一齊迎了出去。寶釵問道：「你們也聽了聽，帳裡也有個什麼動靜兒沒有？」金釧兒忙答道：「我們聽了，裡頭並沒有什麼動靜兒。」說著，又像忍不住的要笑，忙用手帕摀著嘴，溜著跑了。釵、黛二人不解其意，寶釵道：「怎麼這個金釧兒總是這樣孩子氣呢。黛玉道：「他在太虛幻境，成日家就是這個樣兒。」

說著，二人走到裡間一看，只見一大盆炭火，紅燄騰騰。

黛玉道：「房屋又不大，籠下這一大盆火，也不怕煙氣熏著了人。我們只剛走了，你們的新樣兒就上來了。」鶯兒、紫鵑不敢答言，只是抵著嘴兒笑。寶釵道：「等我瞧瞧他們，只怕這會子也該有了動靜兒了。」鶯兒聽了，早笑的不得活了。黛玉道：「鶯兒，你怎麼也跟著金釧兒學的傻笑起來了？」

言還未盡，只見寶釵手揭著帳簾，笑道：「噯喲喲，這是怎麼了？顰兒你快瞧來。」黛玉聽了，忙也走來一看，便笑的貧了氣，握著胸口道：「怪道金釧兒和鶯兒鬼鬼祟祟的只是笑，這必是他們兩人悄悄兒的乾下的勾當。」回頭看時，只見金釧兒、鶯兒早笑的動彈不得了。

釵、黛二人正要數落他們，只聽寶玉打了個哈息。急忙看時，又見晴雯一伸懶腰，手足並伸，把錦被全登開了，露出那上下雪白的肌膚來，正的釵、黛二人大笑起來。晴雯醒了過來，吃這一驚不小。急忙擁被坐起，滿牀上亂抓衣裳，那裡有衣裳的個影兒！著了急，向寶釵、黛玉笑道：「好個二位奶奶，怎麼和我這樣的頑兒起來了。我明兒在二位奶奶跟前也沒大沒小的賤起臉來，二位奶奶可就不用惱。」釵、黛二人聽了，正欲告訴他原委，只見寶玉也揉了揉眼睛醒了過來。瞧見這般光景，早已心下明白，就知是誰和晴雯頑呢。又見眾人都在面前嘻嘻笑，便順手兒仍舊把晴雯搬倒，便欲翻身上來，急的晴雯亂推亂搯。寶釵見了，一面笑著，一面命鶯兒、紫鵑快取他二人的衣裳來。

正說時，只見金釧兒笑嘻嘻的從外間抱進一抱子衣裳來，放在帳子裡。寶釵仍將帳簾替他們放下來，道：「你們快穿罷，只怕過會子太太要來的。遂又申飭紫鵑、鶯兒、金釧兒，道：

「我們只一會兒不在這裡，你們就生出典故兒來了。雖說是和晴雯噉著頑兒，怪冷的天氣，難道也不怕他們兩個凍著了麼？」

鶯兒、紫鵑聽了，不敢言語。金釧兒笑道：「我們原是要請二位奶奶笑一笑的意思，至於才剛兒的那個樣兒，我們那一遭兒又沒見過呢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晴雯穿的齊齊備備的從帳子內走了出來，要撕打金釧兒。黛玉忙攔住道：「晴雯姐姐，你這會子且不用和他鬧，咱們且說咱們的正經事罷，等明兒天氣和暖了，你們照樣兒還他個禮也就是了。你且說你到了太虛幻境，是怎麼樣的來？」晴雯聽了，便將玩笑之事丟開。遂將到了太虛，先在薄命司找著了寶玉、襲人，然後同去見了警幻的一切事情，並秦鍾、智能兒送襲人的魂到花自芳家去的話，從頭至尾的細細了一遍。釵、黛二人聽了，不勝歡喜。

正欲差人稟知王夫人，只見寶玉也穿了衣裳，從帳子裡走了出來，便嚷肚子好餓。寶釵埋怨道：「你這個脾性了，總不能改。就是為襲人這件事，也該好好的商量，為什麼嚇人道怪的？教太太又受了一番驚恐，這可是怎麼說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像這件事，你們既知無礙，也就不該告訴太太知道才是呢。」

黛玉道：「家裡這些人口，縫得住誰的嘴呢。要不是我們兩人親自過去，把這原原委委細細的告訴了太太，只怕這會子連老爺也知道了。依我說，你就快吃飯罷。吃了飯，親自過太太那邊去見個面兒，也免得老人家懸著心。」寶玉聽了，便命鶯兒催了飯來。吃畢，換了衣帽，便到王夫人上房來。

誰知賈政此時已經下了衙門，用過了早飯，尚同王夫人對坐閒談。一見寶玉進來，便道：「你這如今怎麼越發起的遲了。」

蒙萬歲爺的天恩，賞了你翰林侍講的職銜，就告上半年的假，眼看假也滿了，就要出當差，很該每日早些兒起來，將舊日讀過的經史，逐一的溫習起來，萬一召見問起什麼來，奏對可不致錯謬。這些要緊的節目，全不留心，成日家只以見不得人的些事兒為務，豈不辜負了上天栽培造就之恩麼？即如今兒早起，萬歲爺的天恩，引見你史大妹夫，考問經史，應對如流，天顏大悅。也賞了翰林候選的職銜，賜名林成玉。我看那個孩子很有出息，比你強多了。就是巧姐的女婿，那個孩子也比你強。

前兒我略略試探了試探，他肚裡竟比你博。」寶玉聽了，不敢分辯，不住的只是答應「是」。王夫人起初見賈政回來，惟恐問及寶玉，不好回答。正在懷著鬼胎，忽見寶玉從門外進來，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就知是他已經還了魂，因當著賈政不敢問他什麼別的話。今見賈政教訓他，又怕寶玉答應錯了話，賈政生氣，忙向寶玉道：「你史大妹夫賞了職銜，你也該去給你雲妹妹道道喜，他們是奉旨給你姑老爺承嗣的人，你晚上也到廟裡給你姑爺爺、姑太太道喜，請請老太太的安，看老太太有什麼吩咐的沒有。你就去罷，人家有喜慶事，我們去遲了怪不像的。」寶玉聽了，連忙答應了一個「是」。賈政道：「坐了車去，不許滿街上亂跑馬，帶老成妥當人跟著。」寶玉聽了，就像放了赦的一般，連忙又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恭恭敬敬的退了出來，更換了衣服，自去坐車到史湘雲家道喜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見寶玉去了，便教玉釧兒去請奶奶們來，商量辦幾樣現成的禮物與史湘雲送去賀喜。賈政見請媳婦們來，便自向書房去了。不多時，李紈、釵、黛等都來了。王夫人先問明了寶玉還魂的原委，又知襲人也還了魂，現在花自芳家，心中自是歡喜。又大家商量著打點湊了些現成的禮物，差人給湘雲送了去。湘雲便留寶玉吃了晚飯，同他女婿林成玉到了黃昏時候，一同坐車到城隍廟叩見林公夫婦。林公、賈夫人不勝歡喜。賈母也十分喜悅。便商量建蓋房舍，擇日遷居。寶玉又將襲人之事，稟知了賈母。盤桓半夜，始各歸家。

到了次日，寶玉當著賈政告訴王夫人，詭稱賈母之命，說紫鵑、晴雯業已收房，釵、黛房中每人再買婢一個，跟隨使令才好。王夫人便道：「目下家中那有餘項，既是老太太吩咐的，你就教你兩個媳婦自己拿出幾兩銀子來罷。」賈政笑道：「老太太疼他們也太疼的過餘了。有他們四個人通融使喚也就罷了。」

既是要另買丫頭，你這個說的也很公道，想來兩個媳婦自己也還買得起，只是別為這件事當當就是了。」寶玉連忙又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

於是瞞著賈政，只說買丫頭，擇了個好日子，和花自芳、柳家的言明，兩家俱皆樂從，將襲人、柳五兒仍舊送了進來，謂之通房丫頭，名位又在晴、釧、鵑、鶯之下。於是寶玉心滿意足。因新春過年，自己做了一副對聯，寫了貼在小套間的門上。道：

黛展雯開爭看柳明花媚；

釵橫釧褪莫教鶯妒鶯啼。

新正上元，拜年賀節的這些節目，不須多贅。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已到二月。賈政、王夫人便先與范學士、趙宦官兩家，送過了插戴的禮物。寶玉叫了賈芸、賈薔來，每人給了幾兩銀子，令其收拾房屋，迎娶小紅、齡官為妻。二人俱各喜出望外，感謝不已。又和尤氏將萬兒要了過來，配了焙茗。到了二月十二日，這一日又是林黛玉的生日，又與賈環、賈蘭娶親，榮禧堂懸燈結綵，好不熱鬧。先一日晚上，便接了賈母、賈夫人來家，依舊住在賈母的上房。又接了薛姨媽、香菱、岫煙、寶琴、史湘雲、迎春、探春、巧姐等，都先到大觀園各處裡遊玩了一回。

人有善念，天必從之，誰知那年怡紅院已萎復開的那株海棠，後來不知為不祥，王夫人於賈母沒後，即命人芟去。誰知今春經了雨露，又復重榮。數日之間，竟高有五尺，都發了枝葉，長出花骨朵來。眾人見了，無不歡喜，以為祥瑞之徵。

是夜寅時吉期，將范、趙兩家的小姐娶過門來。其間執觥、奠雁、合巹、交杯的這些禮節，無庸瑣敘。因賈、甄兩府同日喜事，到了次日，賈府上請的是女眷會親；甄府上請的是男客赴席。俱是彩觴。

到了晚上席散，煞了戲文，甄寶玉欲教蔣玉函見賈寶玉，所以又留下馮紫英和薛蟠，於客散後在內書房小飲。賈寶玉與蔣玉函相見，蔣玉函才跪了下去，賈寶玉便雙手攬了起來。各道契闊，歡若平生。然而各有隱曲，四目相視，大難為情。又散坐著吃了會子茶。

茶罷，此時正值皓月當空，天氣和暖。甄寶玉乃命人將一張團圓桌子放在天井內，桌上擺了一個攢盒兒，賓主五人團圓列坐。蔣玉函提壺每人面前斟了一杯，然後謝了坐，坐在下首。

酒過了三巡，蔣玉函又站起來，向賈寶玉笑道：「二爺，小的聞台駕回府，久欲造府叩見，總因上年老大人盛怒，二爺為小的受了委屈，所以不敢輕舉妄動。今幸在此處再仰丰儀，小的無以為賀，願手奉一杯，以伸積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將自己的杯兒端了起來，一口飲乾，遞了過來。甄寶玉忙道：「你既要敬寶二爺酒，就該彈起琵琶來，唱個小曲兒才是，那裡有單敬酒的理呢。」蔣玉函聽了，才要去取琵琶，只聽薛蟠道：「又鬧什麼曲兒，哼唧唧的。不如教他敬寶兄弟一個皮杯兒，豈不剪絕些兒呢。」馮紫英哈哈的笑道：「薛老大，你真是個大草包。寶兄弟是你的表弟，又是你的妹夫，你怎麼說出這個話來了。你說該罰不該罰？薛蟠聽了，自己打嘴道：「該打，該打。拿琵琶來，我替他彈，教他學檔子上的孩子們，在地下扭扭著唱個《馬頭調兒》，我們也看他個手眼身法兒，何如？」

眾人聽了，都說使得。蔣玉函聽了，只得拿了個手帕，先走了個身式，向寶玉飛了個眼兒，唱道：

冤家冤家你真膽大，跟隨了僧、道竟去出家！大荒山，虧了仙師親點化；太虛境，留下了一段風流話。

驀地歸來，臊壞了我們的那個他。暗投繯，三更半夜在牀頭掛。恨起來，恨不能一口涼水把你囫圇吞下。

眾人聽了，一齊大笑道：「唱的好，恰當切題。寶兄弟這可該唱一盅了。」寶玉聽了，忙將杯子遞了過去。蔣玉函滿斟了一杯，寶玉接來，一氣飲乾。雖然同眾歡笑，細聽曲中言語，終覺感慨，心中一動，不覺酒上心來，連忙將筷子擔在酒杯上，道：「暫且告便。」說罷出席，竟到後院去了。蔣玉函見了，便也隨了出去。薛蟠楞楞怔怔站起來，也要跟了去，早被馮紫英一把按住。

且說寶玉正在後院小解，忽聽身後有人走的腳步響。回頭一看，見是蔣玉函。忙掖起衣裳，笑道：「你也小解麼？」蔣玉函低聲道：「適才席上不便細陳隱曲。自從二爺去後，小的無意中娶親，實不知是二爺房裡的舊人，後悔不及。前日聞得二爺回府，他就愧悔莫當，半夜投繯自縊。小的不但無顏見二爺的金面，抑且落了個人財兩空。」說著，就流下淚來。寶玉道：「你不必傷心，這個人我已經把他救活了。但他原是我的舊人，未便仍歸於你，我另替你娶一房妻子也就是了。我想，你也常在我們家唱戲，我們女班子裡有個芳官、藕官，你也是見過的，就把他兩個都給你，如何？」蔣玉函聽了，連忙打了個千兒道：「謝謝二爺。」忙將腰間所繫的茜香羅汗巾，解了下來，遞與寶玉道：「這原是小的當日孝敬二爺的東西，前日忽又陪嫁過來，今仍完璧歸趙，惟求二爺賞臉。」寶玉笑著接來，忙將自己係的一條玉色洋綉舊汗巾解了下來，兩相對換。

寶玉笑道：「咱們過去罷，仔細薛大哥又來胡鬧。」

說畢，二人依舊走了過來。眾人一見，都站起來讓坐。馮紫英向寶玉笑道：「寶兄弟，我方才聽見令表兄告訴我說，你如今房裡大小是八位了，實在可敬可賀。」甄寶玉笑道：「我說句話，寶二哥可別計較，這正應了俗語說的『狗攬八堆屎』是也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馮紫英道：「論起來大小八位，卻也不足為奇。我還聽見說，兩位閨君同在一個房裡，六位如君又是同在一個房裡，這實在是件獨得這奇。我有件東西正配你使用，等我教人取來你先瞧瞧。小廝呢？過來！你快回去和奶奶說，把那副鮫綃帳連匣兒拿來。」小廝答應，自去不提。

這裡甄寶玉便命人斟熱酒來，道：「寶二哥，我想咱們行個什麼酒令兒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酒已多了，不如喝會子茶，早些兒散罷。老弟台新婚，應該早些兒安歇才是。我們在此，只是打擾，殊覺不安。」甄寶玉笑道：「此時不過才有定更時分，早得很呢。小弟不過只當一個人的差使，還不致貽誤。二哥你當著八個人的差使，自然覺得時光有限了。」說的眾人又都笑了。馮紫英道：「寶兄弟，我的意思，咱們仍舊行那年在我家行的那個令兒，好不好？那年說的是女兒，如今改做佳人。」

那年說的是悲喜愁樂，如今改做生死去來。你道何如？」寶玉聽了，笑道：「既是大哥你高興，小弟遵命就是了。」甄寶玉聽了，便追問那年的女兒令怎樣說法。蔣玉函便代為述說了一遍。

甄寶玉聽了大喜，忙將五人的筷子各取一支，攢在桌上，以定先後次序。乃是賈寶玉第一，甄寶玉第二，馮紫英第三，蔣玉函第四，薛蟠第五。薛蟠聽了，皺眉道：「又鬧酒令兒來了，不用算我。我的丑那年還沒丟夠？你們只是這樣刁難我，我明兒再也不和你們在一塊兒喝酒了。」馮紫英笑道：「你那年說的就很好。這個說酒令兒，也無非是說說笑笑散酒的意思。」

難道定要七篇文章八篇論嗎？況且琪官他也要說呢，難道他肚裡也有五車書麼？」甄寶玉道：「我們別管薛大哥他說得上來說不上來。如果說不上來，罰他一大壇酒就完了。」薛蟠聽了無奈，只得道：「是了，小爺，我實在怕了你們了。」甄寶玉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寶二哥你就先說罷。」

寶玉笑道：「咱們先說過，酒是各消門面，說不上來的，另罰三大海子。」說畢，便將自己的酒端了起來，一氣飲乾，乃說道：「佳人死，香消玉滅魂飄矣！佳人生，花又重開月又明；佳人去，芳魂一點歸何處？佳人來，卻喜珠從合浦回。」

眾人聽了，齊聲贊好。薛蟠道：「他說的都是些什麼？」甄寶玉道：「這都是眼前的實事。」馮紫英道：「我這個令兒，原是要說實事的，說著才有趣兒呢。甄兄弟，該你了，說遲了是要罰的。」

甄寶玉聽了，也將酒杯吃乾了，道：「佳人死，仙郎寂寞空閨裡；佳人生，依舊花前締舊盟；佳人去，斷送楊花無氣力；佳人來，一朵芙蓉並蒂開。」眾人聽了，也都贊好。薛蟠也跟著點點頭兒。甄寶玉道：「馮大哥，該你了。」

馮紫英也端起酒來，一氣飲乾，說道：「佳人死，窮通夭壽原如此；佳人生，積善之家福自增；佳人去，天涯海角難尋覓；佳人來，乍見雲鬟金鳳釵。」眾人道：「這也好極了。」

薛蟠翻著白眼道：「是了，我這才明白了，琪官快說罷。」

蔣玉函便也端起酒來告了乾，說道：「佳人死，活活坑了多情子；佳人生，天涯咫尺不相逢；佳人去，悲歡離合真如戲；佳人來，只剩了一鉤羅襪一弓鞋。」眾人聽了，也都一齊贊好。

薛蟠道：「他說的怎麼又不和你們的一樣呢。」馮紫英道：「他說的，是他個人的實事。」薛蟠道：「這個使得嗎？」甄寶玉道：「怎麼使不得呢。」薛蟠道：「既然使得，我也就說我的實事了。」眾人道：「這個使得，你快說罷。」

薛蟠便先咳嗽了一聲，打掃淨了嗓子，說道：「佳人死，房中丟下個小孩子。」眾人聽了，笑道：「這也很是的，就這樣說

罷。」薛蟠又道：「佳人生，依舊嫌我是個楞頭青。」眾人又笑道：「這也不錯。」薛蟠又道：「佳人去，丈母娘來找女婿。」馮紫英笑道：「這可是句什麼話呢？」薛蟠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我問我們表弟！」寶玉聽了，便將甄士隱送封氏來京的話，告訴了眾人。甄寶玉道：「這也與『去』字無相干涉！」薛蟠道：「你們才說，只要押韻就是了，怎麼又混挑眼兒來了呢。」馮紫英笑道：「就是了，你說底下的罷。」薛蟠道：「佳人來……」說了半響，自己也笑道：「這兩個月的經水又沒見他來。」眾人聽了，大笑道：「這是句什麼話呢？我們真不懂了。」薛蟠揚著臉笑道：「我實告訴你們罷，又有了孕了，又要給你們養個小姪兒呢。」眾人聽了，又都大笑起來。

正然歡笑，只見馮紫英的小廝，手裡拿著個拜匣兒走了進來。薛蟠笑道：「怎麼？馮大哥明兒就還席麼，請帖兒可就來了。」馮紫英道：「這是我才說送寶兄弟的鮫綃帳，你怎麼認成請帖兒了呢，好沒見世面。」薛蟠道：「這副帳子到底多大兒，怎麼就裝在拜匣兒裡了？」馮紫英道：「大多著呢。非離了令表弟家大觀園的房子，別處還沒這麼大的墳方兒掛他呢！」

薛蟠聽了，就要打開看，馮紫英道：「揭開匣蓋兒看看罷，打開了，就疊不成這個原樣兒了。」薛蟠聽了，果然揭開匣蓋。

眾人一齊看時，只見顏色妖嫩，輕軟無比，真乃稀世之寶。看畢，仍舊蓋好。馮紫英雙手遞與寶玉道：「這件東西，是哥哥攤了大價兒得的，去年尊翁老大人也見過的，是個窮嫌富不愛的貨兒，放了好幾年，總賣不上價兒，也找不出主顧來。這時候哥哥也不等這宗錢使喚了，我聽見老弟台大小八位，正配掛這個帳子，不如送了你罷。」寶玉聽了，連忙遜謝道：「大哥，這樣無價之玉，小弟何敢居然白受？」馮紫英笑道：「弟兄們相好，那裡在這上頭計算呢。你明兒高升了，做了大官的時候，把哥哥提拔提拔就有了。」寶玉聽了，不好再辭，便深深的作了個揖謝過了。接過來，連匣兒揣在懷內。